



子贡的“试探艺术”

◎汪微

“孔门十哲”中的子贡，与宰予同列“言语科”，口才相当出色。《论语·述而》中载有子贡与冉有的一段对话，你会发现子贡说话很讲究技巧。有一次，为了探明他的老师孔子的真实想法，善于“绕着圈子”讲话，让想得到的答案水落石出。

卫灵公去世时，由于太子蒯聩此前被驱逐奔晋，只好由他的孙子蒯辄继位，也就是卫出公。晋国出于政治目的，又把蒯聩送回卫国，与他的儿子争夺君位，卫出公拒不让位，引起纷争。这时候，孔子领着他的一帮弟子周游列国，正在卫国逗留。对于孔子是否会选择继续留在卫国帮助卫君，孔子的一个弟子冉有感到很迷惘，于是就有了他与子贡之间的一段经典对话——

冉有曰：“夫子为卫君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诺，吾将问之。”入，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：“怨乎？”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出，曰：“夫子不为也。”

伯夷、叔齐乃商周之际的大贤，孤竹国的两位王子。孤竹君死后，二人相互谦让，都不愿继承王位，又谏阻周武王伐纣，武王灭商后宁可饿死于首阳山，也誓不食周粟，显示出仁哲大义的清正气节，被孔子推崇为“古之贤人”。孔子认为，伯夷、叔齐兄弟所追求的是大仁大义，这是作为一国之君立国的根本，他们立下了志向，为实现理想中的最高道德目标求仁得仁，即使饿死，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既然无怨，就表明孔子对卫国当前的政治局面是不会认同的。相比之下，卫国王室父子争夺君位造成乱局，与伯夷、叔齐兄弟互相推让君位的行为正好相反。这样的乱邦，怎么能留得住愿以仁德治理天下的孔子呢？果然，孔子不久就带领弟子们离开了卫国。

本来，卫国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。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，卫国是康叔的封地，周公旦和康叔是兄弟。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，与卫国一脉相承，他曾经说过“鲁、卫之政，兄弟也”，所以孔子对卫国的关注度可想而知。孔子这次一路走来，其实原先对卫国的期望值还是挺高的，子贡了解孔子的苦衷，深知如果直截了当地询问老师的去留意愿，可能会得不到正面回答。于是巧妙地旁敲侧击，先用伯夷、叔齐之事来试探一下，便可得知孔子对卫君的态度，从而推断他是否还愿意留在卫国。

听了孔子的一番话，子贡就已经得到答案了，出来告诉冉有，看来老师打定主意了，咱们准备走人吧。其实，说起来冉有在“孔门十哲”中位列“政事科”，同样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但他却不敢去问，跟子贡用“试探艺术”调查研究的口才和聪明机智相比，显然还是有差距的。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11)

雷恩·布尔 绘

阿拉丁和非洲魔法师坐在水池边休息。



琐言赘语

李孝悌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书内容横跨五百多年的历史，从明代洪武年延续到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，涉及城市社会、思想启蒙与文化等多个议题，为了解明清以来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，呈现了帝王、士人、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群众的众生相，构建了活色生香的近代化世界。

从数学到哲学

[美]王浩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循着从柏拉图到哥德尔的“数学—哲学家”传统，王浩首次对实质事实主义一般立场进行了长篇阐发；广泛、深入地讨论了数学哲学的诸议题；探索了心灵与机器、数学与计算机、知识与生活等话题；还重点考察了逻辑和数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。

李安访谈录

[美]卡拉·雷·富勒 编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听李安亲自深度解析代表作，回忆电影拍摄的苦与乐。李安的电影丰富多元、难以归类，他在三大洲、两百年间自如穿行，始终寻求变化与突破，不变的则是他对叙事与人的关注。这一切都在李安的访谈中得到展现。

伊甸之东

[美]约翰·斯坦贝克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小说以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河谷为背景，讲述了两个家族从南北战争到“一战”时期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。斯坦贝克塑造了他最为迷人的形象，探讨了他最为永恒的主题：身份之谜、爱的盲目，以及爱的缺失所带来的凶残后果。

钱锺书改胡乔木诗手迹

◎霍加圣

新版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》里收录胡乔木信函十七通。其中一封信后附录胡乔木《有所思》七律四首的原文，并影印钱锺书修改后重抄手迹一份。两相对照，改动的地方果然“很多”。

此前，李慎之《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》一文曾披露，胡乔木看到修改稿后不知所措。李慎之之前去代为沟通，说：“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，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，像‘红

墙有幸亲风雨，青史何迟辨爱憎’，‘铺路许输头作石，攀天甘献骨为梯’……这样的句子，都是乔木的精魂所系，一个字也动不得的。你不能像编《宋诗选注》那样，嫌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太道学气就不收的。”

《亲友书札》里转录钱锺书随后给胡乔木的回信：“慎之口头向我解释了您的用意，我恍然大悟，修改的好多不合适，现在读您来信，更明白了。我只能充个‘文士’，目光限于



周作人与绍兴酒

◎苗之硕

夏晓虹编《酒人酒事》收录周作人的《谈酒》《谈劝酒》《我的酒友》，“真知酒趣，文章佳妙”。杨小洲说，“知堂老人喜作文谈酒，倘使连同打油诗算在内，该有十馀篇这类文字。本书只选其三篇，当是囿于编选局限。但似乎入选这三篇都只在形式，写得较好如《绍兴酒》等并不纳入此册，至为可惜”。《绍兴酒》原题也作《谈酒》，仍不免于“形式”，钟叔河编《知堂谈吃》，为了跟同题前篇相区别，遂改今题。但即便将“十馀篇这类文字”凑集起来，周作人在其中反复言说的并不是酒，而是柯灵《酒》所称说的“那一种清绝的情趣”，正不必求其多。

“讲到绍兴酒，就会想到周作人”，这不是夏晓虹一个人的看法。1962年10月13日，夏济安对夏志清说，“近期《人民日报》有一篇讲绍兴酒的小文，我看是周作人所作”。此文题作《绍酒·鉴湖·花雕》，刊于《人民日报》当年8月26日第6版，署名为周芾棠，其实并不是周作人的化名或笔名，别是一人。而夏济安之所以认错，固然与周作人是绍兴人不无关系，更主要的还是因为“凡此皆周作人的趣味也”。同年8月8日，周作人给青木正儿复函，“奉到大著《酒中趣》，快读一通，无任欣幸，鄙人虽是下户，唯颇能领略酒外之趣”。史载五代的周维岳“酒有别肠”，千年之后，作为本家后辈的周作人，或可谓之“酒有别趣”。

周作人说，“我是有心吃酒，却是没有实力喝多少的一个人”，至于酒量，“半斤是极量了，那么平常也只能喝且说五两吧，这自然是黄酒，若是白酒还得打个三折。这种酒量，以下棋论近于矢棋了，想要找对手很有点为难，谁有这耐性来应酬你呀”。所以平素的周作人甚少请客吃酒，害怕坏了饮者豪兴，更多的是吃茶，所谓“且到寒斋吃苦茶”是也，并自号所居为“苦茶庵”，以致胡适有诗调侃其事，“想来爱惜绍兴酒，邀客高斋吃苦茶”。



雕章琢句；您是‘志士仁人’而兼思想家……我没有能‘逆’您的‘志’，于是‘以辞害意’。”查影印手迹可见，李慎之提到的诗句已修改为“丹城一片忘荣辱，青史千秋泯爱憎”和“大好头颅铺路石，不赏躯骨上天梯”。

《亲友书札》里另有李慎之致杨绛信，谈到钱锺书为《□□诗词选》所作的跋，劝其编“全集”时抽掉。三联版《钱锺书集》收有此跋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。